

第一回 看梅花道院占滿 畫墨蘭妝樓賜字

詞曰：

公子秣陵僑寓，恰遇南國佳人。奸賊挾仇讒言進，打散鴛鴦情陣。
天翻地復世界，又值無道昏君。烈女濺血扇面存，棲真觀內隨心。

《西江月》

話說明朝崇禎末年，有一秀士，姓侯，名方域，字朝宗，乃河南歸德府人士。歷代簪纓，累朝世胄，祖為太常，父居司徒。貌美休誇擲果滿車，才洪敢同七步成文。祇因闖賊橫逆，就試南闈不幸名列孫山外。烽煙未靖，祇得寄身水濱，僑寓湖邊，每日惟賦詩飲酒，以為娛樂。嘗於讀書之暇，撫卷自嘆，說道：「俺侯朝宗年已弱冠，讀書異地，功名未就，家鄉遠通，況是佳人難覓，良緣未締。思念之下，不禁浩嘆！」幸喜宜興陳定生、貴池吳次尾乃社中契友，寓在蔡益藏書坊之中，時常往來，頗不寂寞。

祇因曾約陳、吳二友往冶城道院同看梅花。時值天氣晴朗，換了衣妝，早去赴約。遂即喚過書僮看守寓所，自己出門往冶城道院而來。祇見碧草翻天，綠柳匝地，遊人士女三三兩兩各攜玉液，無不飲酒行樂。正在觀看之際，忽聞有人招呼，說：「侯兄信人，果然早到！」朝宗抬頭一看，見是陳、吳二人，遂各作揖相見。朝宗向次尾問道：「次兄，可知流賊消息麼？」次尾答道：「昨見邸抄，流寇連敗官兵，漸逼京師。那寧南侯左良玉係弟世誼，且是忘形之交，今已還軍襄陽，中原無人，大勢不可問矣！」三人一同長嘆，道：「如此凶惡，何日平定？」這陳生又向二人說：「平定未知何時，春色正自可人。吾輩乘此逸興，且自遊玩！」三人遂並肩直往冶城道院而來，忽陳某書僮忙來報說：「眾位相公，不必去了！今有魏公子、徐公子請客看花，將一座大道院俱已占滿，請回吧！」三人聞言，不覺掃興，止步徘徊。正是：

桃源有路人先到，仙境無緣我暫歸。

卻說三人聞書僮之言，正無歸路。祇有候朝宗久已有心訪覓佳人，遂向陳、吳二人說：「既是這等，我們且同到秦淮水榭一訪佳麗，倒也有趣，不知二兄尊意如何？」吳次尾說：「不必遠去，兄可知泰州柳敬亭善於說書，曾見賞於吳橋范大司馬、桐城何老相國。聞他在此作寓，何不同往一聽，消遣如何？」朝宗聞言拂然不悅，說道：「那柳麻子做了閹兒阮鬍子的門客，這樣人說書，不聽也罷！」次尾說：「兄還不知，阮鬍子漏網餘生，不肯退藏，還在那褲子襠內蓄養聲妓，結納朝緋。小弟做一篇《晉都防亂》揭帖，公討其罪。那班門客纔聽得他是崔魏一黨，不待曲終，拂衣散盡。這柳麻子也在其內，豈不可敬？」朝宗聽說，不覺失驚，道：「阿呀，竟不知此輩中也有豪傑，該去物色的！」遂著家僮引路，大家同往柳麻子家來。

及至門首，家僮叩門，那柳麻子開門一看，見是陳定生等三位相公，遂讓至家中。依次坐定，問道：「此位何人，從未識面？」吳次尾說：「此是河南侯朝宗，當今名士！久慕清談，特來領教！」柳麻子說：「不敢，不敢！相公都是讀書君子，旁搜遍攬無所不知，倒來聽老漢俗談！」三位說：「不必過謙，願求賜教！」柳麻子遂說：「既蒙光降，老漢也不敢推辭，祇怕演義育詞，難入尊耳！沒奈何，且把相公們讀的《論語》說一章罷。」遂移桌中間，手持鼓板、醒木，將《大帥擊適齊》一章，從頭至尾演說一遍。陳定生說：「妙極！如今應制講義，那能如此痛快？真乃絕技！」次尾說：「敬亭纔出阮門，不肯別投主人，故此現身說法。」侯朝宗道：「俺看敬亭，人品高絕，胸襟灑脫，是我輩中人，說書乃其餘技！」敬亭聞眾人交贊，立其身來，說道：「老漢乃鄙俚俗談，謬承贊賞，慚愧，慚愧！」朝宗又問敬亭：「昨日同出阮衙，是哪幾位朋友？」敬亭答道：「中位都散去，祇有善謳的蘇昆生還寓比鄰，現青樓院內教歌。」朝宗聽說在院內教歌，早已打動心事，又向敬亭說：「此人亦要奉訪，尚望賜教！」說罷，三人辭了敬亭，一拱而散。這候朝宗卻立意要尋訪青樓，但不知京都哪一處為第一家。

且說都中兩秦淮，一灣兩岸皆楊柳街道，更多樓，住的是煙花風月之家。其中有一鴛兒，姓李，表字貞麗，乃煙花妙部風月班頭。養成一個假女，年方一十六歲，溫柔纖小，纔陪玳瑁之筵；宛轉嬌羞，未入芙蓉之帳。雖在青樓，尚未破瓜，而且素性貞良，從不輕易會客。這裏有一位罷職縣令，叫做楊文驄，表字龍友，是鳳陽督撫馬士英妹丈，曾與褲子襠裏住的阮大鍼結為兄弟。原與李貞麗是舊友，時常在院內走動。見貞麗之女標致非常，年屆破瓜之期，梳籠無人，常留心代為尋覓年少才子，風流兒郎，招來梳籠，不在話下。今當春光明媚，龍友無事，要到李貞麗家閑話以消悶倦。及走到門內，祇見他院內口歡飲，濃濃一院春色，好不迷人。遂呼道：「貞麗姐在家否？」貞麗聽得呼喚，見是楊龍友，原是舊好，遂讓到女兒妝樓上去。

龍友上得樓來，望見四壁無數詩篇，方欲觀玩，祇見貞麗女兒曉妝纔罷，嬌嬌燒燒走到面前，道了一個萬福。龍友對貞麗誇說道：「令愛數日不見，益發標致了！」尚未坐下，又向壁上一看，「贊的不差。」看到左邊的詩條，驚訝道：「張天如、夏彝仲這班大名公都有題贈，下官少不得也和韻一首。」取過紙筆，詠哦一會又道：「做他不過，索性藏拙。聊寫墨蘭一幅，點綴素壁罷！」又見右邊有藍田敬畫的拳石，遂說：「這是名人之畫，我就寫在石旁，借他的襯帖也好。」不一時，將墨蘭畫完，遂問貞麗說：「令愛大號？我好落款。」貞麗笑道：「年幼無號，求楊老爺賞他二字。」龍友沉吟一會，說：「《左傳》有云：蘭有國香。就叫香君何如？」貞麗說：「甚妙，多謝楊老爺！」龍友又笑說：「如今連樓名都有了。」遂落款云：「崇禎癸未仲春，偶寫墨蘭於媚香樓，博香君一笑。貴州楊文驄。」貞麗與香君起身致謝，說：「寫畫俱佳，可稱雙絕！有此佳畫，敝樓生輝矣！」遂著人安排酒桌，與龍友賞玩春景不題。

卻說龍友正在樓上飲酒敘話，忽聽樓下有人自言自語說：「俺自出阮衙，更投妓館，做這美人的教習，不強似做那義子幫閑麼？正是：閒來翠館調鸚鵡，懶向朱門看牡丹。今日該演習歌曲，登樓上去。」上得樓來一見龍友，驚訝道：「不知楊老爺在此，有失迎接，得罪，得罪！」龍友見是蘇昆生，遂驚問道：「你出阮門之後，一向在哪裏？久不領教，今得一會，幸甚，幸甚！」遂各施禮讓坐。坐定，龍友問說：「昆生怎得功夫在此閑遊？」昆生尚未及答，貞麗即對龍友說：「這是敝院請來教小女曲歌的蘇先生，在我院中已半月有餘。」龍友聞言說：「令愛真是絕世國色，再得昆生教些曲詞，有了技藝，不愁是個名妓了。」

了絕代的門生，可喜，可賀！請問昆生，你傳的是哪一套曲詞？」昆生說：「是玉茗堂四夢。」龍友又問：「學會多少了？」昆生說：「學《牡丹亭》半本。」遂向香君說：「趁著楊老爺在此，隨我對來，好求指示！」香君即移椅與昆生坐近，將學的曲詞一一演唱一番，無不妥當。把一個楊龍友喜得滿面春風，向貞麗說：「令愛聰明的緊，聲容俱佳，若得有人來梳櫳，真乃才子佳人，天然佳偶！」遂對昆生說：「昨日會著河南侯司徒公子侯朝宗，客囊頗富，才子風流。年方二十一歲，正在這裏物色名妹，昆老知道麼？」昆生說：「這是敝鄉世家，果然是個才子。」龍友說：「昨日偶然說及令徒姻事，朝宗甚動情，不知貞娘肯招否？」貞娘說：「這樣公子肯來梳櫳，是極妙的了，怎說不肯？還求楊老爺極力幫襯成全此事，自然叩謝！」龍友聞言，甚覺歡喜，又飲數杯，遂起身辭了香君與昆生，下樓而去。貞娘又留在自己房裏小酌，以賞春光。昆生亦自回房去了。正是：

滿院柳花簾前舞，一杯香醪味偏長。

不知侯生與香君幾時纔得會面。下回便知端的。

[返回 >> 桃花扇 >>](#)

[本書始](#) [下一篇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